

尔火著

华服

传奇

作家出版社

小裁缝——大传奇

服章之美，谓之华
礼仪之大，故称夏



尔火著

华服

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服传奇 / 尔火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63-9353-9

I. ①华… II. ①尔…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1978号

华服传奇

作 者: 尔 火

策 划: 旭东影业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王一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28 千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53-9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初掌针线 1

第二章 乱世磨技 45

第三章 新时新衣 83

第四章 时移事迁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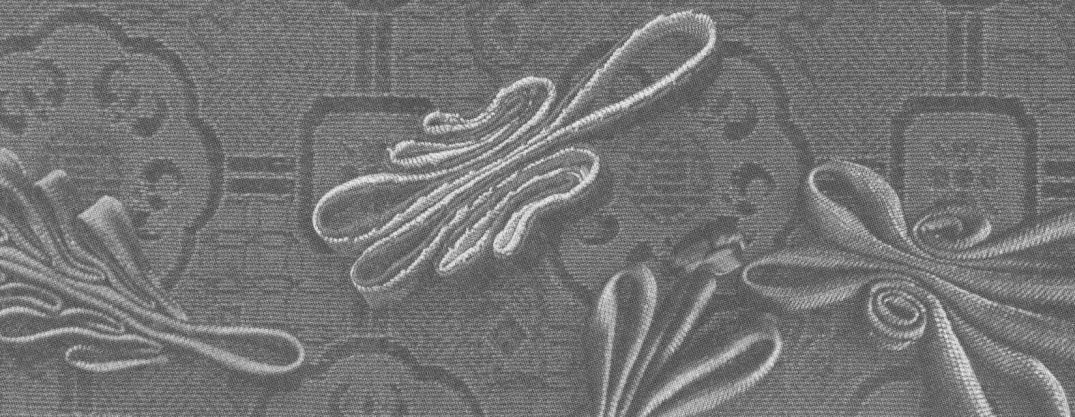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华服惊世 165

第六章 各有缘法 207

第七章 万缕成思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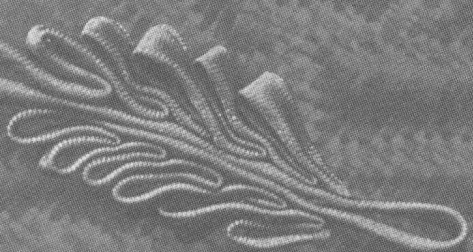
第八章 辞旧迎新 293

第九章 圆满又成 331





第一章



初掌针纫

1908年，阴历十一月初九，大祥。

这个飞龙在天的黄道吉日，是三岁的溥仪登基大典的日子。

这天特别冷，典礼开始前太监给小皇上的皇袍底下加了件貂皮背心。也许穿得不舒服，他在龙椅上一刻也不消停，他的嬷嬷哄了半天才安静下来。

太和殿上的登基大典按照礼数一项一项进行。所有人的心都提着，担心这个小孩儿的哭闹给这个事关国运的典礼带来不祥的预兆。

但是此刻谁也把握不准后面会发生什么。就好比排演一场大戏，排练的时候面面俱到，一个声腔一溜台步都要细扣，可真到了开锣，一切就只能由它去了。

所有的大臣都听到了醇亲王哄龙椅上的小皇上的话：“……快完了，完了咱回家……”他们感到惊恐——这话是在说大清朝快完了？回家？往哪儿回……满人的家原本在关外啊！

大概是这些不祥之兆传了出来，不久街上的孩子唱起了这么个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据说这是西安的两个革命党编的，他们偶见天上显现彗星，以此天象为预兆编出这么个民谣，将其传播开来，给革命党壮声势。

然而可怕的是，即使是个歌谣，流传开来也是对宣统朝的一个打击。中国人历来有“乌鸦嘴”的忌讳。

飞龙在天的好日子大概是给九五至尊准备的，1908年的十一月初九对登基的皇帝溥仪来说是个好日子，对两百多里外的另一个孩子，可是个不幸的日子。这个没有大号只有个小名叫“勺子”的孩子在这一天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勺子家在武清城关附近的李庄，这个村子紧挨着京杭大运河，土地肥沃，是个富庶的地方。这里的老百姓不愁吃喝，大概是吃饱喝足有力气，这一带的人尚武。武状元、武举人层出不穷，最不济的也到镖局混个事由，押运漕运的货物。

勺子的爹也是武艺高强之人，跟远房亲戚李瑞东学过拳脚，勺子还在娘胎里，他就跟着义和团杀向北京了。勺子从记事就听到有人说，他爹闹义和团死在北京了。但是姥姥却总是说他爹没死，在北京当官呢，等赚了大钱就回来接他们一家子。

勺子四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姥姥拉着他把他娘送到村口。娘那天穿了身好看的红衣裳，领子、大襟还镶着彩色的花边，可是她好像并不高兴，最后是哭着上了一辆驴车，走了。

娘的去向勺子曾经问过姥姥，姥姥说去北京找你爹去了，等你长大了会回来接你。

但是还没等到爹娘来接他，姥姥就死了，那天正是宣统皇上登基的日子。

同村的亲戚们出钱出力帮着处理了姥姥的后事，勺子去了姥姥娘家的亲戚柱子家。柱子大名叫李玉柱，比勺子大三岁，两个人是一起玩着长大的，所以小勺子并没有感到多么倒霉，反而天天和柱子一起玩比原先还开心。

柱子的爹李昌顺有个本家叔叔叫李润东，这时候五十来岁，曾是紫禁城的四品带刀侍卫，告老还乡回到武清，在城关镇的家里教习李氏子弟文武之道。李氏家族的孩子都可以来他这里习武功、念私塾，于是勺子沾柱子的光，跟着柱子去李润东家上学。

李润东是远近闻名的武林高手，他出身武术世家，从小家里就让他六位各有长处的拳师门下学习，以至于他能集各派精华于一身，二十多岁创出“李派太极拳法”，成为华北武术界的领军人物。在武术发达的武清、天津一带很有名气。至今当地仍流传一个神奇的比武故事：

霍元甲习武学成之后，为生存计，到天津法租界怀庆药栈海河码头当脚夫。他听说武清河西务运河码头有个大力士，武艺高强，就去找他比武，而这个人虽有力气但不通武功，霍元甲几下就将其打败。这人输了以后告诉霍元甲，你若想成名，可以去城关镇和外号“鼻子李”的李润东比武，不论输赢均可在武术界引起轰动，一举成名。

霍元甲第二天就前往城关镇找李润东。当时李润东正在宅前空场上指导弟子练功，见客人来访便请回家中热情招待。得知霍元甲是来比武的，李润东看了看三十多岁的霍元甲说：“霍师傅习摔跤，泼跤功夫一定很好，你可以尽全力用泼跤来攻，如果我站立不住你便是高手。”

霍元甲立刻气运丹田，脚下发力，臀腰带两臂，右脚垫隔，变脸泼跤。李润东站在那儿纹丝未动，他便全力又是向左泼跤，李润东依然稳如磐石。此时李润东说话了：“你如果再来第三跤，我管教你出得来回不去。”霍元甲听闻此言自知功力不济，没有泼出第三跤，却趁其不备使出一招“乌龙摆尾掌”，不想被大鼻子李润东接招后一掌当胸从屋里推到院子里，仰天倒地。

当晚李润东设宴款待了霍元甲，酒后将其留宿家中客房，说好第二天早饭后送他坐船回天津。然而第二天天亮备好了早餐，伙计去客房请霍元甲时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这个比武的故事是勺子六岁的时候听柱子爹说的，柱子爷俩都喜欢习武，这大概是李家家族的传承。柱子五岁的时候就到李润东家去学习了，按辈分他管李润东叫叔爷，有时候柱子也带上勺子一起去，勺子跟着学几手摔跤、防身的把式，八卦太极掌他比较喜

欢，但是他更喜欢私塾先生教识字。那些个三字经、诗三百他这个蹭课的学生经常比正式的学生先背会。先生说，这孩子应该去城里上洋学堂。

勺子上不起洋学堂，但是他可以去洋教堂。

勺子的姥姥信天主教，村外不远处有一个漂亮的小教堂，从小姥姥就经常带着他去做礼拜，他不懂大人们都在念叨什么，但是去教堂是个他喜欢的事，他在那里可以吃一顿中午饭，还可以跟神父赫尔曼学画画。

赫尔曼神父是个从英格兰来的中年人，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多年，操着一口有点跑调的中国话。那个时代的传教士在文学、艺术、科技等学科均有涉猎，赫尔曼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个很不错的画家。这所教堂里的壁画——圣母像、耶稣受难、伊甸园……大多出自他手。勺子每次到教堂来都喜欢站在教堂的中间仰望那些壁画和五颜六色的玻璃窗。阳光从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穿过，落到教堂里就形成了彩色的光束，这个美景唯独在这里才有，所以小时候勺子特别喜欢去教堂。

比较柱子带他去的叔爷家，他更喜欢来这儿，这里没有练武的吼声，安静，还有好看的图画。

六岁那年的春天，勺子开始跟神父学画西洋画。那天他在一间屋子里看见神父的画架子旁边放着颜色漂亮的油画颜料，画架子上有一幅还没画完的风景画，他心血来潮拿起小刷子似的笔，学着神父的动作沾了些颜色抹了两笔。柱子吓坏了，说他毁了神父的画，但神父进来却并没有责备他，神父说他这两笔涂得恰到好处，还说他是个“天才”。从此他和勺子约定，只要勺子有空过来，他就教他画画。

勺子觉得画画比背诗写字练武功更有意思，于是他就经常找借口不跟柱子去他叔爷家，而是跑到教堂来画画。

神父跟勺子肯定是前世有缘，他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勺子，从线条、透视、色彩一点点给勺子讲课，然后搬来几个石膏人头教勺子画素描。勺子学着神父透视方法，经常拿着支铅笔伸出胳膊瞄

着石膏像，定神看一会儿，然后在白纸上画出大轮廓，然后慢慢地涂描。神父说的是英语，勺子学他说话也觉得好玩，每天嘀嘀呱呱地学他说话，还乐趣无穷地跟他画画，日子过得别提多有意思了。

一年过去，到了1907年的春天，勺子已经像模像样地背着画架子跟神父出去写生了。

对神父教勺子画画这事儿，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的人说是前世勺子可能是个洋人，或者神父是咱村里人，这一世两个人接续了前缘，否则凭什么神父就不教别人单单教勺子呢？

但是姥姥不这么认为，她说是因为她笃信上帝，上帝关照她的外孙子，派神父教他本事。但是她嘱咐勺子，晚上不许在教堂里留宿，她还是担心那里有异域的鬼怪，晚上把勺子的灵魂带到洋人的地界去。姥姥虽然是个教徒，可是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地存有中国老百姓普遍信奉的鬼怪神明之说。

勺子六岁的时候，姥姥说勺子这个名字不能再叫了，孩子大了，应该有个大名。她告诉勺子他的名字的来历：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爹已经离开村里跟着义和团走了。他娘生下他没人给起名字，就以他出生时他娘看到的東西给他起名。他娘说当时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把勺子，家里人觉得勺子是往里舀东西的，能聚财，就给起了个小名“勺子”。现在该给勺子起个大号了。

起名还得找有学问的人，姥姥找了柱子，叫他带着勺子去找李润东家的教书先生给起个名。

那个先生问了勺子的父姓，想了一会儿，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郝义成”三个大字，他跟柱子和勺子说，“义”和“成”两个字在“郝”后面特别吉利。“义”是要提醒孩子做人要有情有义，只要讲究“义”就必定好事能“成”。

勺子拿回这张纸给姥姥，又把先生的话告诉姥姥听，姥姥高兴地给他包了顿肉馅饺子，还叫了柱子过来一起吃。从那天起姥姥就不再叫他勺子，而叫他“成子”了。

可是一年以后，成子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这天原本是个挺快活的日子。

一大早姥姥叫醒成子，催他赶紧起来吃早饭，今天城里有庙会，昨天说好的柱子和成子一起去赶庙会，把她和几个教友做的绣花鞋垫、围裙、套袖拿去卖。

手艺好价格低，不过一个时辰，成子和柱子就卖完了姥姥的东西，两个人收拾停当，打算在庙会上买点吃食吃了回家。这时候有四个比他们大的孩子纠缠上他们，想抢他们的钱。两个人本不想惹事，成子把钱绑在身上，跟着柱子离开了庙会。不想这几个大孩子紧追不舍，大有不给钱不让走的架势，柱子好生劝告他们不听，还诈唬说他们有高氏武功，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柱子看走不脱，嘱咐成子几句，两个人不得不迎战。

两个人打四个孩子本来就费力，而且那四个似乎真有些功夫，柱子抽出身上掖的一把皮麻编成的软鞭，抡圆了猛抽，两个人趁对方躲避没回过劲来撒腿就跑。跑过几条街之后，看他们没有追过来才松了口气。想着庙会上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吃不上了，柱子说：“带着你跟我叔爷学武功，你偏不好好学，这下吃亏了吧？”成子自觉自己这方面不行，眨了眨眼没吭声。

两个人默默地往城外走，肚子有点饿，但没有见到卖吃食的店，又不敢回头去庙会，只好回家弄吃的。

出城不远，遇到有家人办喜事，成子乐了，拉着柱子要过去。柱子不想凑热闹，成子说，你不是饿了吗，过去就有的吃了。

成子过去找管事的要了几张红纸一把剪刀，把红纸从中间向外叠了四折，几下就剪出几个圆形的剪纸，中间是四个喜字，外沿是八朵牡丹花，然后又用剪下来的边角叠了四个元宝。

主人家乐坏了，说这俩孩子是送财童子，领进正堂坐到了娘家人的桌上，两个人热热闹闹吃了顿喜宴，临走还得了几个喜馍馍。

从这家出来，柱子直夸成子：“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能骗

吃骗喝!”

成子斜了他一眼：“我骗人家什么了？这也是凭本事得来的！”走了几步又说了一句：“文武之道，各有所长。不会武功不见得没有活路。”

柱子吃了人家的嘴短，哈哈笑着认了账。

回到家太阳已经西斜，姥姥坐在炕上靠着被子垛打盹。成子拎着喜馍馍过来给姥姥看。他喊了声姥姥她没吭声，再推推她肩膀，姥姥就势倒在床上……

这天是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登基的日子。

姥姥的后事是教会帮着办的，赫尔曼神父主持教友们捐款给姥姥买了口棺材。把她葬在教堂身后的空地上，坟上面还插了个木头的十字架。

送走了姥姥，成子被赫尔曼神父领着回到家，把被褥衣裳收拾了一包，跟着神父到教堂去了。

成子去教堂和神父一起生活是村里几个主事的人商量的结果。首先是赫尔曼神父提出来的，他在胸前划着十字说，上帝怜悯每一个失去家庭的孩子，教会奉上帝的旨意有收养孤儿的义务。他说他一个人有点寂寞，成子来了两个人有个伴。他还牵强附会地说成子姓郝，自己叫赫尔曼，这个“赫”和“郝”基本一样，所以可以视作亲戚；成子来了可以跟着他学画画，学文化；还有就是教堂一日三餐不成问题，成子绝对不会挨饿；他又说教堂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到了其他家庭，各种关系比较复杂，孩子会有被排斥的感觉，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不是太好……

几个主事的并没有听懂神父的意思，也不知道孩子成长还有什么“心里”好不好，就是对他承诺的一日三餐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觉得能吃饱穿暖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够了，故而众口一词地答应下来。不过村里人绝对不同意自己的孩子跟着洋人姓，大家说：“姓郝就是姓郝，跟你那个赫没关系，绝对扯不上亲戚，再说我们中国

郝家的孩子怎么能跟了洋人姓赫呢？万一哪天他爹妈回来了也不干啊！还有人提出，孩子还小不懂事，信什么教是以后长大了才能决定的事，现在不许逼他信洋教……”

赫尔曼全部答应了村里人的要求，成子就这样顺顺当当地住进了教堂。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成子每天帮着神父做点教堂里的事，礼拜天帮着张罗做礼拜，四乡来的信徒们都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姥姥从前的教友还经常带些应季的瓜果给他。

成子不再跟柱子去他叔爷家蹭听课，而是集中精力学习画西洋画，技艺提高很快。半年之后就看见他经常代替神父爬上教堂的高处描画那些墙上的壁画。天长日久的相处，成子和赫尔曼学会了一些英语。赫尔曼说为了说话方便，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彼得”，两个人有时候就用英语对话，旁边的人都听不懂，成子觉得特别好玩，经常也教来找他玩的柱子几句洋话。

柱子比成子大三岁，长得比成子高大，他天生就是个练武的材料，手脚利落力气也比同龄的孩子大。在李润东的门徒里，他是很出众的一个，长辈们给他设计的未来是习武为生，最起码也跟叔爷似的考个武举、武状元什么的进京当差。可是成子没有习武的天分，他喜欢写写画画，剪个窗花糊个风筝什么的，村里有些孩子用纸糊好了风筝就来找他，他给画上鹞子、凤凰、老鹰等等图案，而且个个都不重样。李庄的孩子经常拿着成子画的风筝去和外村的孩子比试，论飞得高稳，外村的孩子偶尔有胜，论风筝漂亮，他们永远比不上。等他们回去找人描出来，这边又找成子画新式样了。

成子画风筝是看人下菜碟的，不懂事的小孩来他就拿墨汁沾点黑色画几笔，反正他们就是瞎玩。大孩子说要和外村比赛的他比较认真，保证本村的孩子能露脸。柱子和他一起出去放的风筝他最认真，必须是画个独一无二的花样，放到天上人人抬头看了都叫好。

有一天赫尔曼神父要去不远处的杨柳青布道，他特意带上了成子。其实杨柳青的年画成子小时候就熟悉，现在学了油画就不太注意它了。村里人每到过年大家都买了来贴在家里，这些风俗神父也入乡随俗，过年也会买几幅来贴在教堂的里面。大门贴两副门神，厨房里贴的是“连年有余”，那个童颜佛身的小童子手拿莲花、怀抱大鲤鱼，成子闭着眼也能画出来。神父说顺便带成子去见识一下杨柳青年画的做法。

神父带着成子坐马车花了大约一个时辰到了杨柳青，先把成子带到一个姓戴的人家，跟这家的戴掌柜说，这孩子喜欢画画，有天赋，特意带他来戴家开开眼。掌柜也是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成子，神父自己去了教堂。

戴掌柜带成子参观了他家的年画作坊，成子这才了解到年画的制作过程——先由雕版工匠在木板上雕刻出图画的线纹，然后用墨印在纸张上，经过两三次套色，然后用人使彩笔填绘，把最精细部分绘制成型。成子看完之后大受启发。临走他问戴掌柜要了一块大小适中的木板和两把雕版用的刻刀。

回到教堂，成子忙乎起来。

他用铅笔在木板上画了一条对称图形的大金鱼，趴在木板上学着戴家作坊里雕版师傅的模样，在木板上把这条大金鱼刻了出来，然后用黑色勾线条、红色涂底、藤黄勾鳞片，一气儿印出来十几张风筝纸。

赫神父看见又惊又喜，他没想到原本是带成子去杨柳青见识见识的，竟然这孩子过目就学会了，把个年画发挥到了风筝纸上。

成子得意地说以后那些孩子再来要画风筝纸就不用费事了。

赫神父更没想到的是，成子招呼来几个孩子，把一摞画好的风筝纸扎成风筝，他和柱子带着去城里卖掉，又用赚的钱买了颜料回来。

这件事在村里传播开来，老少爷们儿见了成子都免不了夸他几句。从此以后，柱子再也没有说过成子不会武术啊、女孩子气啊那些话，明显地对成子佩服起来。

过了春节，天气一天比一天暖了。

二月十五惊蛰，柱子挖到了几条蚯蚓，于是拿着一根钓鱼竿来找成子，两个人一起去子牙河钓鱼。

他们来到子牙河边，在靠近河岸不远的地方凿开了一个冰洞，把钩着鱼饵的鱼钩放进洞里，坐在冰上等着鱼上钩。不一会儿就钓上了一条鳊鱼两条一拃长的鲫鱼。他们准备把鱼钩再次放进冰洞的时候，来了邻村的几个孩子。成子回头一看，倒吸口凉气，冤家路窄——竟然是去年庙会上要抢他们俩钱的那伙孩子。

那伙孩子显然也认出了他们，叽叽喳喳跟一个“李三大哥”告刁状，说去年庙会上打架他们吃了亏，要他帮着报仇。

李三大声问柱子和成子：“为啥在庙会上打人？”

成子说：“不是我们打他们，是他们要抢我们的钱打我们。”

对方的孩子七嘴八舌地吵吵，意思是说他们俩先动的手，还拿鞭子抽人。

一个小家伙仗人势地直接就过来要拿那条大鳊鱼。

“唉，凭什么啊？”柱子起身阻止，另外几个围了过来，那个李三比柱子高半头，他过来拉走小家伙，轻蔑地对柱子说：“不就一条鱼吗？犯得着吗？”

“君子不受嗟来之食，更别说明抢了！”柱子毫不示弱地回了一句。

李三哈哈笑了：“君子？谁告诉你我们是君子了？我们就是打劫的，哈哈……”

柱子却不示弱：“我要是不让呢？”

“你不让？那咱俩来两回合，要是你赢了我就不打劫你了。”

成子打量了一下柱子的对手，看样子他比柱子至少大两岁，身量比柱子高，但是他知道，柱子从小跟着大名鼎鼎的李润东练拳，那是他们家族不外传的一套武艺，方圆几百里没有对手，连霍元甲都败下阵来，这个野路子的李三应该不是对手，柱子出手，这个家伙不见得能占便宜。成子这么想着，就没拦柱子，自己也把鱼竿往地上一插过来助阵。

比武的两个人脱了棉袄，柱子拱手行礼，两个人互报了姓名——李玉柱对李三比武——约定两个回合，一方认输对方就算赢了。大鳊鱼归赢的一方所有。

李三动手之前问柱子练的什么拳。

柱子说练了李家太极拳，也学过高家的乌龙摆尾掌。

李三拱手说要见识一下，然后两个人开始过招。

柱子真正亮出武功成子还是头一次看到。只见他出手迅雷不及掩耳，脚底下生风，反身飞脚先踢了李三的下巴，李三回过一个飞脚，没踢着柱子乱了重心，柱子抓住空子一个扫堂腿，李三倒地，这一个回合不过眨眼的工夫，柱子已经获胜。成子拍手大叫：“赢了赢了！”

李三倒没着急，他挺身翻起，扎起架子再战。这一回两个人都没有轻易出手，虚晃了几招之后，柱子找到了空当，直接向李三的锁骨出拳，李三的战术变成了防御，柱子刚过瘾地打了几下，李三飞身跳到了树上……

打到这时候，功夫高低已经是一目了然了，可是李三并没有认输，他在树上如履平地，柱子上树追他，他就像猴子似的跳到另一棵树上。

下面李三的同伙哇哇叫好，成子急了，指着树上的李三叫唤：“有本事你下来打啊！躲到树上算什么能耐啊！”

柱子从树上下来，走到成子身边拉了下成子的衣裳，悄声说：“他这叫轻功，听我爹说过，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走到树下跟李三说：“我看见了，你是真有功夫的人，这一盘你赢了，下来吧，咱俩平手，鱼算我给你的见面礼！”

李三一个侧翻飞身飘下，收式抖肩，微微气喘，说：“我没赢你不能要你的鱼。”

柱子由衷地称赞说：“你真有两下子！这么着吧，我把大鱼给你，你再上一遍树叫我看。”

李三听柱子这么说，紧了紧腰带，提气煞腰，缓缓缩肩下蹲，突然启动形如脱兔，三两步登上一棵大柳树，窜上树梢又翻下树